

霍達文選

中短篇小說

紅
塵

人民文學出版社



红
尘

霍
達
文
选

中
短
篇
小
说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本卷提要

本卷收入中篇小说7篇,短篇小说10篇。

中篇小说《红尘》以沉凝细腻的笔调、大雅若俗的“京味”语言,讲述古都小巷中一个善良的弱女子的故事。解放前她不幸沦落风尘,解放后重获新生,“文革”时又不堪侮辱,含恨而死。通过人物的悲剧命运,作者冷峻地透视那种以瞒和骗扼杀真善美的社会氛围,给读者以灵魂的震撼。

《红尘》于1988年获中国作家协会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花城出版社第四届花城文学奖。

短篇小说《保姆》刻画了一个女青年,身处社会底层,自重自强,体现了“清贫的强者”的人生价值。

其余篇什,描写了苦行天下追寻缪斯女神的艺术家、身居穷乡僻壤贫病致死仍痴迷于“文化”的老农民、魂牵梦绕穷究爱情真谛的痴情女、信仰坚定甘心奉献的革命者、难耐寂寞的老干部、性灵扭曲的当权者、奔忙于浊世的小市民……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对社会和人生的关注和思索。

序 《红尘》读后

读罢《红尘》(《花城》1986年3期),不禁去翻翻封二霍达的近照,觉得她似乎有点忧伤而又冷峻地凝视着前方,在思考什么。

对于我透过《红尘》,倒有点思考。多少年来,对反映十年动乱的作品,有些评论工作者总有无尽的忧虑。我倒希望有些评论家下下“凡尘”,来认识一下这篇作品中一些极为平凡的人物,对他们演出的一场小小的悲剧作些了解。

历史毕竟是一面无情的镜子,它虽然反映过去,却可使人更清醒地认识现实,冷静地迎接未来。彻底否定“文革”,这句话说起来简单,真正做到,谈何容易。新时期以来,所谓“伤痕文学”这股思潮中所产生的作品有多少,冲击了多少人的心灵,又冲破了多少禁区,对新时期创作的洪流,应该给予什么样的历史评价,怎样看待它们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的确有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我很高兴地看了《红尘》,得到了一点启发。我们在呼吁文艺界很好地总结新时期以来文学战线所取得的光辉成就的同时,也呼吁作家要努力创造更全面概括“文革”的史诗性的作品,又必须注意不要搞新的模式化。每一个作家都有各自的经历、感受,应该从自己已经开掘和尚未开掘得很深的基地上向纵深发展。不论是哪一个作家、哪一部作品都可以有自己的特色和深度。

《红尘》只是写了北京的一个极小的角落,一个只有几户人家的小胡同,几个极平凡人物的小小的悲剧,并没有直接去表现“文革”风暴中的惊涛骇浪、极为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也说不上是什么重大题材……可是生活中往往有这种现象:一场大地震之后,即使是轻

微的余震,也会使人心魂不定,较之突然的风暴,蕴孕着更深的颤抖。读了《红尘》,就有这“余震”的感觉。

作者用她熟悉的“京白”口语,似乎如叙家常地平静地娓娓而谈,却十分委婉、细腻、真实地描绘了几个平凡人物的命运,展示了他们的个性、心理。既有被世俗眼光蔑视的出身卑贱,却有一颗美好、善良心灵的“德子媳妇”,也有马三胜、黑子等那种愚昧无知、充满卑微心理的所谓“群众”,也有一个掌握政治气候、风向的小小的领导“街道主任”,于是德子媳妇终于不得不结束自己微不足道的生命。

令人深思的,是作者最后似乎轻描淡写地写了这样几句结束语:“人们需要有不完美的人来衬托自己的完美,需要用无聊的话题来打发自己的无聊。于是,就时常提起那些有关德子媳妇的往事,好像十分怀念似的。遇有生人到这胡同里来,他们还指点着德子故居对人家说:‘从前,咱们这儿还住过一个窑姐儿呢……’那语气,似乎有些炫耀。”

这既是作者对德子媳妇的死寄予深沉的同情,也是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感慨。

我不想来议论作者对德子媳妇之死因是否概括得完全准确。

然而,和许多作品一样的情景,我固然欣赏德子媳妇这个重要人物性格的心理刻画的真实与深刻,但我也很难摆脱孙桂贞这个人物对我的困扰。

正如我看了电视剧《新星》,很难忘了顾荣一样。

这实在是一种典型人物——区别仅在于不同的地位和程度不同的作用,反正时势造英雄,这种人在种种政治风云中,总是闻风而起,随风而动,大小是一位领导,也就能左右在他势力范围下一些人的命运,而又自我感觉良好,惟我正确……于是就产生了许多许多悲剧。

我不认为,大大小小的顾荣、孙桂贞(当然这两个人物也不能画等号)等等,都是要用别人的不完美来衬托自己的完美。真正的悲剧,在于这种类型的人,往往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自认为最完美,惟我正确,惟我不忘阶级斗争,惟我能正确理解、执行政策,最能领会领导的意图,坚决贯彻……这就使得历次运动不能不重复发生各种悲剧。

孙桂贞与德子媳妇这两个绝对不同地位的女性,一个天上,一个

地下,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孙桂贞家在十年浩劫中保存得最为完好……而且阖府安宁,人丁兴旺”……

德子这个无产阶级却无法回答他媳妇的下列问题:

“什么政策能落到你头上?给你平反?改正?说什么,说你……”

德子媳妇当然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文革”风暴尽管过去了,人们庆祝得到第二次解放;可是德子媳妇却只得那么从容地死去——她感到:“这个世界真累人!”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悲剧。可是,德子媳妇死得这么从容、平淡,死的时机却是在历史大转折之后,死的原因却又蕴孕多么复杂的因素,难道不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吗?

任何历史的剧烈的变动、转折,都不是偶然的,都有极其深厚而错综复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根源。单从现象来看,好像很容易能够看清事实的真相;可是,仔细思考,在“文革”期间的许多惊人的理论、观点和口号,实际上因袭了我们民族历史上多么沉重、腐朽的思想包袱啊。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实行的封建法西斯专政,难道不就是披着“不断革命”的神圣外衣的极“左”思潮、封建思想与专政手段相结合的畸形怪胎?不是一场十年浩劫,谁能对我国封建传统思想与习惯势力渗透人们心灵的悲剧,会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和反省?

思想不解放,不看破这点红尘,我们又怎么能丢掉包袱,振兴中华?

所以,我觉得这篇作品,虽然不是什么大题材或规模宏伟、人物众多的巨著,然而透过德子媳妇这一滴水,却使我们看到十年动荡的生活海洋里另一个深沉的侧面,同样叫人感到不寒而栗!

这也说明,作者别出心裁,从选材到开掘都有新意,从平凡中发现人们心灵深处特别值得思索的东西,使得小说的内涵更耐咀嚼。这正是—一个细心而善于沉思的女作家才华的表现。

我还特别欣赏作者那么自如地运用北京口语写景写人,揣摩、描绘人物的心理,纯朴自然,清新可喜。作者很少急切地跳到读者面前来表明自己不能控制的激情,发表种种哲理,而是十分平静却非常亲切地剖析人物的灵魂,但这种纯真的叙述中显然倾注了作者的深情。

德子媳妇自杀前的一系列动作、心理活动,写得那么细腻、真切、自然、冷静,然而她走得越从容,越平静,就越叫人感到揪心!

从这一点来讲,我简直有点惊奇,我觉得这不像是一般感情丰富的女作家的手笔,似乎有点老舍先生的神韵,但又与老舍那些冷静、辛辣的讽刺笔法有所不同。

不管我是否看透《红尘》,但我确实得到一点启发:只要作家真正在自己生活的根底下开掘下去,既要坚信自己熟悉的东西,又不要过于自信已经开掘的深度,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向纵深发展,探索自己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力求一个新的起点,而且和新时期十年相对比,相对照,相结合,真正展示未来,那么,真正反映十年动乱史诗性的作品必将成批地产生。

看罢《红尘》,我却没有看破红尘,我倒相信,反映十年动乱史诗性的巨作的一个万紫千红、百花齐放的时期已经成熟了。

(此文系荒煤先生为《红尘》写的评论,发表于1986年10月18日《文艺报》)

目 录

序 《红尘》读后	荒 煤 (1)
追日者	(1)
秦台夜月	(52)
魂归何处	(77)
红尘	(162)
年轮	(242)
芸芸众生	(355)
绝症	(424)
不要忘记她	(480)
保姆	(488)
马拉松宴会	(502)
故人情	(516)
猫婆	(524)
京韵第一鼓	(538)
革面	(546)
罢宴	(561)
醉笔	(572)
败笔	(583)

追日者

人烈焰蒸腾,光华四射。这不是画,调色板上没有这样的颜色,这么浓,这么亮,灼烧着眼睛,使人不敢逼视。这是什么?是女娲氏用五彩石炼就的岩浆,九头怪兽口中喷出的熾焱?还是流动的钢水,燃烧的空气,沸腾的云霞?这是火,一个硕大无朋的火球,在茫茫宇宙中冉冉升起,这是太阳!

那是谁在匆匆赶路?那么急,那么忙,一步也不肯停,踏得大地咚咚响。粗大的脚板,强健的四肢,坚实的身躯,像青铜,像岩石,黑褐色中泛着莹莹光泽。他在追赶太阳。不知道走过了多少路程,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寒暑,他头也不回地朝着太阳走去。

赶路的人,他渴了,渴得厉害。他俯下身躯,喝干了黄河,喝干了渭水,又继续上路了。路上没有坎坷吗?没有荆棘吗?他全然不顾,径直地向着太阳扑去,一直到耗尽全部热血和气力。他倒下了,倒在灼热的大地上。他倒下了,丢下了那根桃木手杖。大地豁然有声,像是一阵惊天动地的雷鸣!

—

钟剑挥睁开了眼睛,那火红的一幕不见了,只留下一身湿淋淋的汗水,剧烈呼吸的胸腔,焦渴得干裂的嘴唇。他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手臂无力地平伸着,像是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子耶稣。他的妻子惊慌失措地斜坐起来,轻轻地扳开他的右臂,抚摸着 he 汗津津的额头、泪莹莹的眼角。

他清醒了,歉意地收回自己的右臂。刚才这握着手杖(啼,哪里

有手杖?)的拳头砸在她的胸口上,一定是太重了。

望着好像从火里走出来的丈夫,她急切地问他:“你病了?”

“不,我做了一个梦。”钟剑挥说,怀着满足和留恋。

“唉!”妻子哀怨地叹了口气,“疯疯癫癫的,吓死人了。什么梦啊?”

“我梦见……夸父追日。”

妻子又是一声叹息。她默默地下床,倒了一杯凉开水递给钟剑挥,“真是着了魔了!你不是说过,年轻的时候就做过这个怪梦吗?”

“唔!”钟剑挥把水接在手里,却忘了喝,愣愣地坐在床上。人的心中装着一排琴弦,贮藏着岁月谱成的乐曲,不定什么时候轻轻地拨动一下,就会鸣响起来,“真的,已经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前,一九四七年的一个夏夜,他做过一个同样的梦。不过,不是在北京的这个家,也不是在江南故乡,而是在浩瀚的印度洋上。

二

烟波浩淼,孤舟一叶。海天空阔,月光如水。美国“海眼号”的四等舱的统铺上,并排躺着公费留学生钟剑挥和方琼。这艘船将他们带到意大利,然后他们再搭火车去法国。风浪很大,船颠簸得厉害,睡觉的时候都要抓紧床边的铁链条,免得掉下来。

“方琼,方琼!”钟剑挥轻轻地叫着他的同学,“我刚才做了一个梦。”

“梦见了什么?”方琼根本没有睡,闭着眼睛问他。

“我梦见夸父追日!”

“什么?夸父追日?”方琼揉揉眼睛,坐了起来。

他们来到甲板上,强劲的海风拂弄着他们的衣衫,扫去了四等舱里的闷热的汗味。巨大的海浪像一群黑色的怪兽向轮船扑来,发出很大的声响。船体大幅度地摇摆着向前驶去,在墨绿色的海面上犁出一道愈展愈宽的白浪——一个巨大的“人”字。

“你这个人,怎么做这样的怪梦!”方琼说。

“不知道。不过,在梦里看得可真切呢,那太阳、夸父……”钟剑挥的眼睛在月下闪着蓝莹莹的光。

“《山海经》里的那个老头子，他为什么要追赶太阳呢？”钟剑挥沉思片刻，说：“为了追求光和热！那太阳是他的理想的化身。”齐晓千说：“哪里追得上啊？人，总是人，凡人。最后还不是渴死、累死、热死？”钟剑挥说：“是啊。我记得小时候看见飞蛾扑火而被焚毁，那情景真是令人难忘、不可磨灭。为了追求光明而不惜化为灰烬，那是一个壮烈的形象！”

一夜沉沉，海漫漫。呼啸的风声、涛声、马达声湮没了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的娓娓长谈。

两个人都不再说话。望着滚滚海潮，钟剑挥想到了从家门口流过的那条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河，曲曲弯弯地流过默默无闻的江南小村庄。他的人生旅途就是从那里开始的，划着木盆在河里摘菱，打着赤脚在河边放牛，并且像王冕那样对着河里的荷花作画，用的是多病的母亲包药的废纸。这个放牛娃不知为什么对画画如此着魔，竟然一发而不可收，终于考进了国立杭州艺专。瘦弱的父亲不知咽下了多少泪水，才下了把儿子送走的决心。他离开家的时候，坐的是向捕鱼为生的姑父借来的乌篷船，父亲摇橹，送他远行。小河里的孤舟缓缓夜行，一定是充满诗情画意吧，可他当时没有心思领略，一直默默地盯着摇橹的父亲那佝偻的身影。小船在海浪里穿行。他回忆起自己生命的每一个转换关口，都是在船上。从家乡的乌篷船，到美国的“海眼号”。他已经从一个放牛娃，成为杭州艺专的毕业生，毕业后留校当了助教。然而，他并不满足。怀着强烈的渴望，他又上路了。“海眼号”——海的眼睛，你看清波涛中的航线，把从东土来的他送到西方去吧！为了他所梦寐以求的艺术之都巴黎，他离开了孤苦伶仃的父母，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土，丢下了一切……

三

“一个梦，跨过了三十多年！”钟剑挥突然感觉自己一下子老了三十多岁。他举起手中的杯子，把水一饮而尽，仿佛一瞬间走过了三

十多年的路程那样焦渴。

妻子没有开灯，月光从窗口洒进来，洒在床上，洒在铺着碎砖的地上，洒在那张兼作书桌、画桌和餐桌的写字台上。月光下，暑热未消的八月天气也显得清冷了，很像当年在赴欧的旅船上的夜晚。“也许是因为方琼的到来吧，使你又想起了往事。”妻子说，“是他提出明天到咱们家来吗？”

“是我，我约他来的。”钟剑挥说。

妻子嗔怪地看了他一眼：“那又何必呢？人家住在北京饭店……”

钟剑挥把茶杯放在桌上，手劲过重了，“咚”的一声响：“我必须这样做。要是你，你也会的！”

四

十七层高的北京饭店新楼矗立在王府井大街南口、东长安街路北，在一片半新不旧、半土不洋的矮建筑之中，可谓鹤立鸡群了。虽然不少行家、非行家说这楼的外观太笨，内部装修也远非现代化，但在现时的北京却仍不失为一个令人瞩目的“洋”所在，是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地方之一。一些少见多怪的行人从高高的松墙外边走过时颇有几分神秘感地往里面匆匆一瞥，看一眼“异国风味”。钟剑挥顺着松墙走过来，从一排停得整整齐齐的小汽车前面向大楼的正门走去。他在北京居住达三十年之久，这楼也已盖起了好几年，他竟然还是第一次走进这里。不是由于某些同胞的好奇心理来看热闹，也不是为了托熟人买点什么“供应外宾”的奇货。对于三十年前就留过“洋”的他，那早就看腻了的“花花世界”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今天的到来，是因为一颗隔绝了三十年的老友之心的呼唤。他的老同学方琼从法国来探亲、观光并举行个人画展，在此下榻，刚刚住下就多方打听他的下落，热望一晤。而他，在接到美术家协会转达的消息以后就迫不及待地赶来了。

“方琼，你终于来了。时隔三十年，恐怕纵使相逢应不认识了！”他这样想着，心中升起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之情，随着那川流不息的各种各样的皮鞋的咔咔声、咚咚声，踏上了宽大的石阶。就在这时，身

穿雪白制服、笔挺地立在门边的服务员伸手拦住了他：

“哎，你是干什么的？”

他停住了脚步，有些吃惊地抬眼望着身材和地势都比他高的服务员，觉得很奇怪。不是所有的来宾都来去自由、通行无阻吗？为什么单单拦住他一个人？难道西服领带、高鼻黄须、金发碧眼才是通行证，惟独不准黄脸低鼻的中国人入内吗？

一时，他有些糊涂了。猛然间，脑际闪过一些年代久远、不愿再忆起的画面：

“海眼号”抵达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港，舍舟登岸之前，头等、二、三等舱的旅客纷纷给服务员小费，四等舱的中国学生怎么办？一两个美元人家看不起，集腋成裘吧，几十个人凑了数十元，派钟剑挥作代表送了去。哪里知道，人家美国人对这点钱不屑一顾：不要你们中国人的小费！

途经英国伦敦，在那种二层楼似的红色公共汽车上，钟剑挥用一个硬币买了票，售票员顺手将这个硬币找给一位用纸币买票的胖绅士。绅士轻蔑地摇摇头，售票员只好另外调换一个硬币给他。屈辱啊，黄皮肤的中国人！

……

钟剑挥以那双穿透一切的眼睛扫射着面前这个穿着雪白制服、站在北京饭店门口、和他一样肤色的年轻人。那双眼睛里充满了痛惜和怜悯，仿佛在说：可怜、藐视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这样自贱呢？中国人被人瞧不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有什么可让他们小看的？

可惜，傲然的年轻人完全没有兴趣留意他那复杂的神情。

钟剑挥不想和他多说什么，只是简短地回答：“同志，我是来找人的。”

“找人？你找谁？”服务员打量着他，把那个“你”字说得特别重，意思是说：这里能有你认识的什么人？

是啊，在他眼里，这个身材瘦弱、面色黧黑、布衣布鞋的老头儿是根本不配登此大雅之堂的。

“我要找法国来的画家方琼先生！”钟剑挥大声说。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盘问者和被盘问者都没有注意到身旁有一位西服革履、叼着烟斗的旁听者。此刻，那人眼中放出了光彩，突然插了进来：“啊，你是剑挥兄？”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几乎使服务员吓了一跳。风度翩翩的中国血统法国画家方琼紧紧地抱住钟剑挥的双肩，凝视着他的脸。两人动情地对视着，从对方苍老的面容上寻找过去的痕迹。

“剑挥兄，三十年了，没有想到还能见面！”方琼喃喃地说。

钟剑挥笑了：“应该想到，我料定你会回来的！”

熙熙攘攘的大门口不是久别重逢的谈话之地，方琼兴致勃勃地拉着他的手向大门里面走去，顺便打趣地对服务员说：“咱们两人都是有眼不识泰山！”

服务员睁大眼睛，尴尬地啊了一声，立即像触动了开关的机器人似的向钟剑挥伸开右臂，“请，请进！”

钟剑挥立定了脚跟。突然之间，由拒之门外到敬若上宾，并没有使他受宠若惊，而是再一次感到羞辱。他转过身来，挽着方琼的手说：“不必上楼了，还是到寒舍一叙吧！”

“唔？”方琼好像并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不知为什么过门而不入。

钟剑挥却颇为自豪地说：“还是家里舒服嘛！舍下在‘会贤馆’，是清末兴建的北京第一大饭店，相当于今天的北京饭店呢！”

方琼不由自主地跟着他走下台阶，边走边拦他，“等一等。我的太太还在楼上呢——你猜得出来她是谁吗？”

钟剑挥不觉停下脚步。三十年不通音信的方琼娶了个什么太太，这本是他无法猜测的，但是，从方琼话音中的些许犹豫和问话的方式，他几乎立即找到了答案。一种微波电流似的情感从他的心头掠过，他也以那种略带迟疑的语调回答说：

“这么说，一定是她了：露珊娜！”

“是的，是露珊娜。”方琼说。不知为什么，他的脸色突然有些潮红，与斑白的头发、额上的皱纹都不甚协调，“我们夫妇都非常想念你啊！”

“谢谢你，谢谢露珊娜。我和我的妻子欢迎你们，明天请光临舍下做客！”钟剑挥握着方琼的手，做出诚挚的正式邀请，并且详细地

告诉他曲里转弯的路线,还特别提醒方琼在出发前先上厕所,因为他家里那个特殊结构的住宅在这方面有所不便。

钟剑挥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到大街上,又是怎样上了公共汽车的。真没有想到露珊娜来了,到中国来了。她的出现使毫无思想准备的钟剑挥头脑一时纷乱了。

啊,露珊娜!

五
法国人把十一月叫“雾月”,十二月叫“雪月”。真有意思,分住在地球两边的人也有些类似的语言,古老的中国不也有“杏月”、“荷月”之类的名称吗?“雪月”这个词,中国也有,不过不是指月份,“风花雪月”,是描述男女情爱的,和法国的“雪月”完全不是一个意思。

巴黎的雪月真美。满城的飞絮翩翩飞舞,组成一片蒙蒙的纱幕,笼罩着圣母院、先贤祠、卢浮宫、埃菲尔铁塔,给这座贮藏着文化珍宝的都市抹上一笔端庄素雅而又神秘的色彩。柳絮一般的雪花,落进翡翠似的塞纳河中,一片一片都不见了,只在石头铺成的河岸上撒上一层白绒似的素装。

靠近圣母院的塞纳河岸,是著名的旧书摊市场,熙熙攘攘、生意兴隆。那情景,很有点像上海的城隍庙、南京的夫子庙。尤为独特的是,那些摆摊的人连夜晚也不把货物搬走,一律锁在河边的一只只大铁箱子里,第二天拿出来接着卖。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就连漫天飞雪的天气也是热闹如常。巴黎每天要接待多少游客?等到全世界的人都轮番来看一次新鲜,得轮到哪一天?巴黎永远也不会被冷落。

那是到达巴黎的第一个“雪月”。他把画架支在塞纳河边写生。生在江南的他,从未到过祖国的北方。对雪景的惊奇感受竟是远渡重洋在法国得到的。啊!远处高耸着的圣母院淡灰色的剪影,河岸上万头攒动的人群,都被雪花统一起来,繁华、喧闹而又肃穆、庄严。他好像回到了维克多·雨果笔下的那个时代,似乎人群中随时可能走出“奇迹王朝”的国王和他的臣民,可能走出加西莫多和爱斯梅拉

尔达。

他挥笔涂抹着,把空中的雪花搬到画布上。艺术创造的冲动,使他忘记了自我的存在。

突然,一团冰冷的雪从脑后飞来,打在钟剑挥的后颈上。诗一般的激情被打断了,他恼怒地回过头来,看看是谁敢于这样捉弄他?

一张女神般的脸出现在他的面前,那么白,白得像雪,却比雪更有生命力,泛着淡淡的红润和蒙蒙的热气。一双碧蓝的眼睛惊恐地望着他:“啊,对不起,先生,实在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钟剑挥的一腔怒气,像雪一样融化了。对着这张脸,他竟然不忍心再发作了。“好男不跟女斗”,中国有这么一句老话。这个姑娘,不过十七八岁,还像个孩子哩,对着这样一个娇小动人的少女,他不愿意做出令她难堪的呵斥。他抹掉脖子上的碎雪,转过脸来继续画他的画。

谁知道,这幅画难以继续了。怎么搞的?那张洁白的脸,那双碧蓝的眼睛,老是飘忽不定地从画布上显现出来,又隐没下去,隐没下去,又显现出来,好像魔镜中的影像。见鬼!难道像张君瑞见了崔莺莺那样一见钟情了吗?荒唐,这是在外国!他在心里暗暗地咒骂自己没出息,烦躁地回过头去。天哪,原来那姑娘半天也没有走,正立在他的身后静静地看他作画呢。这么一回头,正好对着了那一双碧蓝的眼睛!

他像被火灼伤似的立即闪开了目光,脸腾地红了,热得发烫。

“您画得真好,艺术家!”还是姑娘首先打破这个僵局,主动和他说话,地道的巴黎口音,“您是日本人?”

“不是,”钟剑挥镇定了,“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巴黎美术学院的留学生吗?”

“是的。”

“那么,在骆赛尔教授的工作室吗?”

“是的。怎么,你认识骆赛尔教授?”

“当然,他是我爸爸。”

“啊!”对老师的崇敬使得钟剑挥不觉站了起来,好像他身旁站着的就是那位渊博、智慧而严厉的骆赛尔教授,正透过宽边眼镜审视

着他的作品。姑娘连忙后退一步说：“呃，我可不懂绘画，爸爸说我不是学画的材料。我学的是戏剧，将来希望当一名悲剧演员。来，认识一下吧，我叫露珊娜！”

像是为了弥补刚才玩雪造成的过失，露珊娜向他伸出了手。钟剑挥握住这只纤细而柔软的小手，心里不由得突突地跳。“我叫钟剑挥。”他笨拙地介绍着自己的姓名。“噢，钟先生，我常听爸爸说起您的名字！”

雪越下越大，钟剑挥准备另找时间再来完成这幅作品了。露珊娜熟练地帮助他整理颜料、画箱，显然这是她经常帮父亲做的事情。

“您住在……”
“我住在大学城，留学生多数都住在那里。”
“哦。我们顺路，一起走吧！来，我帮你拿着画具。”

他们一同踏着雪路往回走，在路人看来，俨然是一起写生归来的同学。其实，他们只有很短的一段顺路，差得好远哩。

钟剑挥住在约旦路的大学城。所谓大学城，其实并没有一所大学，而是所有大学宿舍都集中在这里，各国留学生都有自己的馆，惟独中国馆由于经费被政府贪污而没有建。钟剑挥寄居在比利时馆里。

“钟先生，你们的国家那么远，为什么要跑到西方来呢？”露珊娜问他。

“怎么说呢？”钟剑挥想了想说，“还是借用我们祖先的一句俗话说吧：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

露珊娜顽皮地笑了笑：“很有意思。那么，中国——法国，哪里是高处，哪里是低处呢？”

钟剑挥没有想到她会这么善于寻找语言的空隙，摇摇头说：“我指的是艺术。”

“难道你们那里没有艺术吗？”

“当然是有的。可是，近百年来，战乱不断，国家破败了，艺术当然也难以发展。我在国内的大学生涯是在战争中度过的，为了躲避